

群众演唱材料

在辽远的边区

(话剧)

王化中作

通俗文艺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描写在辽远的祖国边界上，架设长途电话线的工人们，在党和牧民的支持下，战胜重重困难，终于提前完成了架设电话的任务。在国庆节的中午，正当天安门礼炮响着的时候，和北京作了第一次万里通话。从这个剧本里，可以看到我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忘我的劳动热情和豪迈的英雄气魄。

(剧 本)
在辽远的边区
王 彬 作
中国戏剧家协会编

★

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厂胡同7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005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经销

★

总发行所：(北京) 电话：275 1192 1123

印刷所：116 电话：15,000

1955年12月第一版 195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T10023·02

定价：(5) 八分

群众演唱材料

(独幕话剧)

在辽远的边区

王化中作

中国戏剧家协会编

通俗文艺出版社

地点 远离北京万余里，祖国西北国界的边沿某地。当时这里还是个荒凉的地方。

时间 一九五三年国庆节的前夜和国庆节当天。

人物 谢 诚——三十岁，铁路工程某队的队长。共产党员。

张 广——三十余岁，老铁路工人，在这次工程里担任工会组长。

赵 二——年近五十的老技工，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为“二哥”。

哈斯木——哈萨克族牧民，在工程里担任民工，年近三十。

孙进财——二十二岁，新铁路工人。

铁路工人甲、乙、丙。

布景 正面是一眼看不到头的，重重叠叠的群山，山顶上积着经年不化的白雪。舞台右侧，搭着一个临时的工地帐篷，从台下只能看到帐篷的半边，帐篷口朝着左面，帐篷后面是一条通往山上的小路，舞台左侧是通入路的一条小路。

幕启 偏西的有人半露在远远山顶上的太阳正在向下滑落。戈壁滩上秋天的寒风飒飒地响着。舞台上的两个人是工程队复测的工人。①

① 复测是在立杆前再查一遍原测定的地点。

（張廣蘭朝里在釘着扯帳篷的繩子，不斷地發出“嗵——嗵——”的沉重响声。孫進財在左側的小路口上翹起腳來向通往大路的那條小路上望着。）

張 廣：（沒抬頭）小孫孫（對孫進財的號稱），汽車有影沒有？

（又釘着）

孫進財：（失望地回過頭來）有個屁！今晚上隊長他們要趕不到，我們倆就得把脖子綁起來過啦！

張 廣：（立起轉過身）我們倒是餓不死，今天要趕不到，明天就完不了工啊！不過，我想不會——咱們隊長那個計劃性是誰也比不了。

孫進財：趕來又怎麼樣？還不是照樣瞞着兩只火眼？我早看透啦，這是條絕路！趁早把綫路改過；要不，就明年天暖了再修。為架這麼條電綫，搭上幾條人命犯不上……

張 廣：噢，這麼長的一條綫路，剩下點尾巴啦，就放下擱到明年？我看呀，你那不是說話，是……

孫進財：（急道）是什麼？

張 廣：是放——氣！（仰頭大笑）

孫進財：哼！我真是“八輩子沒辦好事”，干了這一行！

張 廣：（受了極大的侮辱，勃然大怒）什麼？這一行怎麼樣？這一行埋沒了你的祖先三輩啦，還是埋沒了你的身分啦咋的？又不是三張請帖、八抬大轎把你請來的，是你一趟又一趟的到勞動局要求的呀！我看你这号人就該讓你在
家蹲着才行。得三輩四！

孙进财：我說的不对呀是咋的？甭說別的，就說明天国庆节吧，要在烏魯木齐市呢，可多美！广場里开完会，柏油馬路上一游行，第二天还补假一天。說是一天假，其实是一天半。可今年，看看这座穷秃秃的山，挨饿受冻的……

張 广：你这号人，哼！（抓搔头皮）別看你对革命沒流一滴汗，沒流一滴血，要求条件还不少！你这号人，哼……你看咱們隊長……

孙进财：哼，又是隊長、隊長，隊長还不是个人，也沒長三头六臂！

張 广：人当然是人。你知道是个什么人嗎？

孙进财：我咋不知道，是个中国人！

張 广：（叉气叉急地）誰問你这个啦！咱們隊長，三十岁的人，革命十年挂零啦。解放战争的那一陣，山溝里、沙漠里，一干就是几天几夜，連眼皮都不能合一合。当通訊战士的时候，在槍子底下、地雷堆里去接电话綫。在千軍万馬里人家也是呱呱叫的甲等战斗模范。現在，你看：有苦活自己先干，有甜东西大家先吃。你到队上来也是三、四个月啦，你可看見咱們隊長皺过一回眉头？發过一回怨言？

孙进财：（不得不承認）这倒沒見過。

張 广：这就对唄！可你想想，隊長为的是啥。

孙进财：我知道，又是为大伙！哼，我才不信那一套，老話說的对：“为人不为自己，不要天理良心”！

張 广：你要有“良心”倒好了。

孙进财：張广，就算你說的比唱的还好听，我看，还不如去跑个小买卖舒服……

張 广：跑小买卖去？那你三个月以前——未进工程队的时候，你咋不去？

孙进财：那……

張 广：那，那没有本钱是不是？好！好算账！跟你这号人說話，簡直是白費唾沫！

〔远处传来“嗚——嗚——”的汽車鳴笛声。張、孙侧耳倾听。接着是嘈杂的脚步声、人声：“老远我就看見咱們的帳篷啦”，“張广和小孙，那两个挨刀的咋不見”，“八成讓狼給叼了去啦”……

張 广：（兴奋地轉身就跑小路上跑。边跑边喊）队长，我們在这兒呢！（下）

〔孙进财回头望了一眼，显然沒引起他的兴趣。

〔一霎間，張广和謝誠、小庄、赵二旋即而上。

〔謝誠穿着一身藍制服，披帶件綠色的軍用皮大衣，中等个头，不太胖的面孔煥發着紫紅色的健康色彩。

〔小庄，長期的外勘工作，晒得他黑黝黝的，也練得結實又剛落。

〔赵二，在这些人中間，显得最老了。

張 广：（向同輩們叙說着）你們怎么才來，可把我們等急啦。你們還沒見小孙呢，不住的跑到路口上看，你們要今晚不上來，我看小孙能得了“相思病”……

〔笑声。

謝 誠：（看了小孙一眼，把手伸过去）小孙，我們也想你們呀，可上一段的收場工作得搞俐落呀。

孙进财：（大大自然地和張广握手）嗯，嗯……

張 广：隊長，这段工作是这样的……

謝 誠：你等一等。我先問你，栽在山上的那几根大杆子在
哪一塊？

張 广：（指帳篷后面）离这兒不远，从这兒拐个弯爬上山坡
就到啦，這一塊沒有水！汽車得从大路繞弯。

謝 誠：（沉思片刻）好吧。我已經和副隊長研究好了，現在
讓汽車把同志們拉到明天早上施工地的重点去。把那一个帳篷
拉起来，讓同志們玩一會兒就早休息，这样可以
避免明天早上施工又把工去搭在路上。怎么样，你看！

張 广：好啊！我去帶路！

謝 誠：不，讓孙进財同志去吧！（对孙进財）孙进財同志，
請你把副隊長他們帶到工地去！

孙进財：嗯！（走下）

謝 誠：張广！你們倆帶的饒够不够啊？

張 广：今天上午剛吃完，要不，小孙为啥那么着氣地盼你
們。

謝 誠：我們來了就不犯愁啦……

張 广：吃的不犯愁了，喝的呢？

謝 誠：水？

張 广：是啊！近处这一片，我們都找过啦，沒有水。

謝 誠：車上还有半桶……

趙 二：隊長，你們倆先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找水去……

張 广：我們都去找水去？

謝 誠：不，現在我們有半桶，可以先維持。水的問題得解決，更重要的是明天的任務。二哥經驗多，讓他去找水，咱們在這兒研究一下明天的工作。

趙 二：隊長的意思好，我一定能找到水！（下）

謝 誠：來吧，老張，現在就談一談你們復測的情況。

張 广：對！隊長，老實說，明天這一天有困難啊！

謝 誠：啥困難？說出來核計核計。

張 广：（臉聲慘色地）咱們那几根杆子是栽在這樣的一座山上；（用手比作一個極陡的樣子）那塊地方啊，別說人，我看狼也上不去，那麼陡的一座山，這條小路也沒有——是啊，連狼都不到那個地方，哪里出來的路呢！

謝 誠：光是山陡的厲害嗎？

張 广：哪能啊！山窩里的雪，我看呀，從秦始皇他老奶奶下生的時候（意指多少年以前）大概就沒化過一回——能埋到這兒，（擡大腿根）……

謝 誠：就這些？

張 广：還有：我們費了好大勁爬上去，才找到立杆的地方。還好，這一塊只有三、四根杆子——就這也够噲啊，爬到那處的時候，氣都喘不上來，這叫什麼“氣低”？

謝 誠：是氣壓低吧？

張 广：對，是氣壓低！

謝 誠：這情況在勘测書上是寫清楚了了的。

張 廣：這還不算，更難的是：二百多斤重的大電杆，用啥辦法爬上這一走一滑、陡的站也站不住的山坡？

謝 誠：（沉思）嗯。

張 廣：隊長，我在綫路上也十多年啦，在這樣的地方立電杆，我還沒經過呢——可，那一帶我們都看過啦，從別處過更費材料。……

謝 誠：嗯，國民黨統治新疆這麼些年破破爛爛的才架了幾條綫路？解放以後，四年的工夫，就超出了國民黨幾十年的一倍多；再說我們的綫路不光要架到城市，還要讓村莊里、山溝里也有。遇到奇奇怪怪的困難，是難免的……。

張 廣：得想個什麼辦法……。

謝 誠：別犯愁，張廣！你看我們這些工人弟兄，還有那些民工同志那股沖勁，這點困難能擋住我們？

張 廣：人是沒有問題，不過也不完全是那樣，就說小孫吧……

謝 誠：小孫咋啦？

張 廣：到這兒來第一天，他到山半腰一試就餓了——直嚷嚷着不干啦！我這小組長，水平低、嘴也笨，好說歹說的人家也聽不進去。隊長，我看呀……

謝 誠：你看怎麼樣？

張 廣：他要實在要去跑小買賣，那就讓他去吧！這種人沒

办法——自私自利的心太重。……

謝 誠：他还說了些什麼？

張 廣：說什麼！反正就是一套死落后唱！他說一月拿一百多個工資分，舍不着賣命，他又說後悔不該干這一行……

謝 誠：別着急。我們的任務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重，原來沒有搞過的現在搞起來啦；原來小搞的現在要大搞。這樣，就有很多不是工人成份的人，流進工人的隊伍。他們一來的時候，想着“工人”這兩個字的“牌子”响，想着當工人就是費力不大拿錢多，一遇到點困難就想三想四的不願好好干下去……

張 廣：沒良心！

謝 誠：這就靠我們多費點勁幫助他，一脚踢開不行啊！

張 廣：（搖扁担）我不是沒有幫助他，可……

謝 誠：幫助是有的，還不夠。張廣啊，你要明白，這些人的思想是：對於自己的事想得多，對於大家的事卻想得很少。這就靠我們主動地幫助他克服困難，還要幫助他認識咱們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

（張廣默然深思。這時，太陽已經落下去了。原來就懸在山頭上的一輪新月，亮了起來。）

謝 誠：（少頃）嗯？老張，想什麼呢？

張 廣：我有個要求：電話架通了，要和北京總局說說話，听听北京慶祝國慶節的情況，听听毛主席的講話。

謝 誠：這好辦！綫路架好了，還能不試試話。

張 广：（沉思）嗯！

（月亮更亮了，秋風响得更紧了。兩个人都整了整外衣。）

謝 誠：現在的問題，就是电杆怎么样送上去？

（幕後，趙二的聲音：“到啦，老乡！”趙二和一個裝束打扮的哈薩克族老乡上。）

趙 二：來，來，這就是我們的隊長。

（謝誠等三人起立，望著趙二和這個哈薩克族牧民。）

趙 二：隊長，這是個哈薩克族老乡，名字是哈斯木。他更來幫着咱們架電話綫。

謝 誠：（和哈薩克族牧民握手）你好！

哈斯木：毛主席的干部好！

謝 誠：二哥，我們的人又不是不够用的，你麻煩人家老乡們干啥？影响了人家的生产可不行啊！

趙 二：（聳聳肩膀）我這是兩頭為難！在他那帳篷里，我好話說了六百句，這個老乡非來不成。他說，我們要是先着兩天到這里來，能來几十個人給咱幫忙！

哈斯木：前天……是前天，我們才開始往冬窩子里搬，你們要晚來一天，我這最後一家人也就搬進山里去了。

張 广：二哥，水呢？

趙 二：有人在這里還愁沒有水。我順着羊糞，費了老大的勁才找到這個老乡住的地方，地方虽说難找，可是好地方，水還是山眼里淌出來的泉水呢！清亮亮的啊！

謝 誠：好哇，明天我們完成任务就更有保證啦！我們非常

欢迎哈斯木同志来給咱帮忙。哈斯木同志是这里人，准能帮咱不少忙……

張 广：哈斯木同志，你說杆子怎么送上这座山右边的山坡上去？

哈斯木：杆子？我还没见过哩！

趙 二：（轉向謝誠）我看用繩子拉。

張 广：不成，不成，拉的人咋能站住？哪有那么長那么粗的繩子？

趙 二：几个人扛在肩膀上往上抬。

張 广：那更危險！扛着往上上，有一个“叭——”滑倒了，事故就大發啦！再說，那么陡的坡，又沒有路……

趙 二：啥样的山坡，这么难？

（張广就近赵二，悄声地告訴他山上的情况。）

謝 誠：（深思之后）哈斯木同志，右面那座陡山上，你們也上去过嗎？

哈斯木：很少，上面没有什么出产，雪厚，喘气又困难……不过，天热的时候，孩子們有时候往上上过——我那年輕的时候也上过……

謝 誠：（急問）咋个上法？

哈斯木：旁的沒有法子，四肢着地往上爬啊！

趙 二：隊長，要是好几个人把杆子驮上，能不能往上爬？

張 广：老乡，你說行不行？

哈斯木：（搓搓肩膀）誰知道呢？

〔月亮漸漸落向山后。涼風从遠处的山上，送來了一陣陣使房柏的涼風。〕

謝誠：好吧！今天晚上就到這兒為止。你們听，这里的山洞里有狼；我得到靠山近的那个帐篷里去。来的时候，县长就告诉我，这里的牧民不算太多，山洞里可能有狼，特地發给我一支手槍。（摸摸腰后）哈斯木同志，我們一塊去；那边的被褥多一些，离工地也近。

〔哈斯木点点头。〕

赵二：隊長，我有个要求，明天別讓我做飯啦，我去爬山去！

謝誠：（开玩笑地）看，二哥不安心給咱們做飯啦，咋办？

赵二：（着急地）我要不安心，我……不是，隊長，你讓个体力差的同志来搞这个活，这几天我一听拉綫，連骨头都癢癢！

謝誠：我想了一周遭，就是你合适。总队的炊事員又那样少！你要不搞这个工作，全队就吃了“仰脖”（羊脖）啦。

赵二：在这么困难的时候，我閑在这里多难过啊！

謝誠：你也沒有閑着啊！〔秋風又颯颯地响〕——哟！这一陣天凉了。二哥，（順手把披着的軍大衣脫下）給，你上了年紀啦。

赵二：（羞慚地把手一背，往后一退）我們哥兒仨在這兒挤乎着可暖和啦。你起的比誰都早，身上离了这个哪能成！

謝誠：膽，不听隊長的命令啦？

赵 二：你現在不是隊長啦！

謝 誠：噢，二哥，你把我“撤職”啦？

赵 二：你這回兒是我的小兄弟，得听你二哥的話。

謝 誠：哈！交老資格嘍……

赵 二：別扯了，月亮都落到山后去了，要走快走吧！

〔謝誠和哈新木內由路口下，大家回登頭目路。月亮冉冉下降，舞台轉暗。远处又傳來陣陣狼嗥的聲音。〕

〔有頃，天大亮。仍是原地方，但已到了第二天——國慶节的上午。這是一個晴朗的天气。〕

〔趙二已把兩桶滾熱的茶燒好，他和張廣各提一桶從左側上。〕

張 廣：二哥，你看：挑着兩桶水到山下，得換好幾個人往上送！趕送到山上呀，滾開的水也變成冷水了！

赵 二：這個山上真够噲！張廣！到底電杆怎么弄上去？

張 廣：你不知道？

赵 二：（白了張廣一眼）我又不是孫悟空——有分身法。在這裡燒了一早晨水啦，咋知道山上的事！

張 廣：噫，主意還是你提出的呢！

赵 二：我提出的？活見鬼！是怎么个上法？

張 廣：拉吧，沒有那么長的繩子；抬吧，前面的站住，后面的站不住；最后，还是七、八个人歇上一根杆子往山上爬……

赵 二：（哈哈大笑）哎呀，我的爷！还能真爬着往上上？

張 廣：你可說，这么个好主意就叫你給碰上啦！

赵 二：你来的那陣，杆子立起来啦！

張 廣：那里，杆子拖到洞根前了，立起来又是个大問題！
（打手勢）上面高，下面低，拐拐古古的山疙瘩，人又站不住。

趙 二：噢，弄了半天還沒搞好？

張 廣：哪有那么簡單的事。……好啦，二哥，不跟你多扯啦，担回去水，还得跟隊長商量咋竖杆子哩。（把扁担架在水桶的繩子里）

趙 二：山上缺什么嗎？

張 廣：缺什么？就缺二斤莫合烟；大家的烟头上的都修勤啊……

趙 二：你等一会。（急忙跑到鐵籠里，取出一个小紙包，遞給張廣）給，這是我在喀什的時候，買了四兩莫合烟還沒舍得吸；你拿去讓同志們吸了吧。就算我慰勞同志們的一点点慰勞品吧……

張 廣：你就是那個脾氣，我看還是留着你悶了的時候，自己抽口解解“老闆”吧。

趙 二：你別廢話，快去吧；再呆，水就更涼啦！

〔張廣接過烟包塞進口袋，挑起水桶就走。〕

趙 二：等一等，張廣，隊長說：十二點到這里來開飯。你跟他說，工要完不了，我就把飯送到山上去。記住，別忘了！

〔幕內：張廣：“忘不了，二哥！”〕

趙 二：（突然想起什麼）唉呀！該看看我的饅頭去了！（急下）

〔稍静。孙进财悄悄地走上，左右望望。〕

〔赵二低着头上。〕

〔孙进财一见他就把右手捂着肚子，“哎哟，哎哟”地呻吟起来。赵二猛一抬头迎过来。〕

赵 二：小孙，怎么啦？

孙进财：大概在山上了瘴气啦，肚子疼得难受。队长叫我回来休息一会……

赵 二：药桶在那个帐篷里啦，他们没给点十滴水，万金油呀什么的吃吃？

孙进财：他们都忘啦！

赵 二：唉，同志病了，怎么忘了给药吃啦！走，走，帐篷里去躺一躺。

孙进财：唉！

赵 二：好，好，要不先在这里坐坐，我去给你泡碗姜皮子水来喝喝，疼就止住啦。（扶孙进财坐下）

孙进财：不，二哥，我是……

赵 二：我知道，你是受了瘴气啦……

孙进财：我不是……

赵 二：哎，怎么不是，憑二哥的老經驗一看就没个錯，喝点姜皮子水准能好。

孙进财：我不……

赵 二：真是年轻人任性，一点姜皮子水，又不是喝黄連湯，一仰脖子就下去啦！（急下）

孙进财：（望着赵二的背影，几次欲起又止，心思不定）唉，这个